

情感纪



崔曼莉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日)桑岛道夫 主编

崔曼莉
著

情感
纪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感纪 / 崔曼莉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251-583-3

I. ①情…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4909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情感纪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崔曼莉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25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83-3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如果需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什么而为我们渴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追问，才会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面。

第一个问题，其实未必需要答案。因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是对中国本身持有兴趣，抑或是关心世界文学的新动向，这些都只局限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思维。尽管如此，既然已经获得更高层次读者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对后面的问题做深入考察。

为了使更高层次读者的形象更加清晰，我们在此暂时把思考范围局限于日本文坛。同时代颇受关注的作家当中，在此不得不提的即是残雪。芥川文学奖评选委员池泽夏树和已故的日野启三，对残雪追求现代主义之极致的前卫写作手法非常关注。但残雪的所谓“先锋”色彩，例如《黄泥街》中描述的荒诞舞台和导致“文革”的中国特殊时期文化之间的

关系，对日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因而难以明白中国文学的内核——如果安部公房还健在的话，一定会用锐利的读解给予我们提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支持比较醒目。这是因为，大江想要以“四国森林”的神话题材来弥补日本当代文学想象力枯竭的缺憾，所以对于莫言以高密县乡村来重新构筑神话的尝试，拥有共同的感受。据说大江健三郎对阎连科也同样表示关注。但自从中上健次去世以后，像这种站在没有话语权的人的立场，对民俗及其生命力的写作表示关注的现象，已不如从前流行，对此我有些担忧。

在残雪之后，应提到的先锋作者是现任三岛由纪夫文学奖评选委员辻原登支持的格非，他亦多次被介绍到日本文坛。他们的自我怀疑以及过度重视修辞的“反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要素，而否定“历史”的方法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日本文坛陷入了僵局。岛田雅彦文风的转变，则可作为它的象征。

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与其说是由于文艺界的关系，莫若说是煽起了一般读者的偷窥欲，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她一边在空洞的子宫意识中，故意沿着传统魔女的形象探寻女性真正的自我，一边则利用“女子可畏”的吸引力，轻而易举地捕捉住男人的好奇心。此外，老上海给近代日本残留的印象，包括距离最近的“西洋”、鸦片，以及由种种期待、恐怖所交织成的“魔都”等，这些都

是其作品吸引日本读者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想接着对这次会议的主角——青年作家们稍作解说，但是由于开篇之疑问的关系，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参加过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并在日本文坛介绍过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魏微以及张悦然作为重点进行介绍。

关于安妮宝贝，她参与上届会议的作品是《他她》，我有幸获得了其翻译机会，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文学界》（2007年3月号）上面，获得广泛好评。文章通过简洁精练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回故乡为父亲扫墓的女儿对宛如孩童的母亲的感慨、母女之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关爱、因悔恨和依恋而对父亲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失落感，阅读多少遍都会被感动。这部作品获得了追求言简意赅的日本文坛相关人士的高度评价。作者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上届会议中她本人的发言，“有力的东西它一定是简洁的，并且能够深入人心，被流传”。它在《莲花》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既是她本人对人类生存的认识，也与现代主义的“记忆”问题相关联，不过，它不是存于理念上的，而是基于经验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妮宝贝已经拥有独特的大家风范了。

关于魏微，在七十后的作家当中，我还未曾见过有像她这样，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为写作对象，对其内心进行最真实的描写的作家。好比其名作《异乡》，就高度契合主

题，详尽描述了主人公——小学老师许子慧——怀揣希望与梦想来到北京后的种种经历。她身在异乡，居无定所，节衣缩食，但是从未对在老家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小说的主流之一——教育小说中的“青春”、“从地方到都市”、“纠葛与成长”等要素。魏微那朴素、平稳的叙述，给予读者温和的享受，这也许是作者与社会的狂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结果。此外，在严肃的话题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希望，这也是魏微的与众不同之处。人的存在虽然微不足道，但每一时每一刻的记忆则是不会被他人夺走的、独一无二的过去与回忆。能够坦诚面对当下不同社会阶层问题的魏微，无疑将在今后继续引导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

张悦然在上届会议中关于“小说是记忆的私生子”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在《文学界》上介绍过她2006年的作品《誓鸟》。这部作品的舞台设定在近代以前的南洋，它以记忆为主题，描写了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小说具有一种凄美感，她的写作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本文集收录的《红鞋》，讲述的是受雇于人的杀手在结束了女孩母亲的生命后，决定金盆洗手，带着她浪迹天涯的故事。原本无法互相容忍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究竟会怎样？虽然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一直存在，但是文章中的节奏感不停地演变，在她那震撼人心的描述里，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此外，2006年介绍到日本的《白骨精》文中的那种唯

美，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若张悦然的单本小说能在日本出版的话，想必日本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将会有很大改观。

另外，麦家、李浩、徐则臣、葛亮和崔曼莉等，许多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请广大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能够成为青年作家们展翅高飞的起点。

桑島道夫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凑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自序

心是孤独的猎手

没有想到,事隔五年之后,我会拿起笔,再写这篇序言。
我承认我失败了。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夏,我一直认为我可以好好地修改《最爱》。至少,重建它的故事与逻辑,把原来情绪化的一篇小说,变得理性与可靠。

还记得当年的年少轻狂,狂妄与激进。曾经有一年,我只穿同一款牛仔裤,一次买几条,然后换着穿。虽然它是清洁、朴素的,但也是一种态度:我讨厌高跟鞋,讨厌职业装,讨厌一切规矩与必须要做的事。我想打破这个世界,再把它组装起来。

有时我会想,到底哪一个我更真实?那个曾经感性、激情的女孩,还是现在理性、稳健的女人。或者两个都是我。我当年靠近了那一边,现在靠近了这一边。当初我努力用理性控制自己,继而控制我的世界。现在,我做到了,我可以把握我的心、我的感情,让它们顺着应该的方向去流动。也许这本身就是错的,但错总比毁灭好。我把我心中的老虎困在笼中,让它在笼中呐喊,然后变成一种能量,让我去生存、去承担责任。

情感紀

我有一颗残酷的心？还是这颗心逐渐世俗，开始学习温柔。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生在一个大家庭，从小学习的就是彬彬有礼。我深知礼仪的重要性，并且一生都对此深怀重视与敬意。不管我的内心如何，我从小就学会了谈吐礼貌，不可任性。不管我私下里做了多少任意妄为的事情，我表面上都是一个礼貌的人。可以说，我是虚伪的，也可以说，我从小就学会了把感性装在理性的盒子里。自我控制是我儿时的功课，并且借着十六年的书法学习，渐渐养成了习惯。

我不仅在写作中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候对自己，也是一个旁观者。

这种意志力，很难说是好是坏。我只记得，在几年前，无意中看到美国女作家的书《心是孤独的猎手》，我只翻开第一页，看了寥寥数语，就有想哭的冲动，有流泪的欲望。

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对书的主人说：“这书不错，能借我看看吗？”

“你喜欢？”

“是的。”

“那就送你吧。”

我拿着书回到家，每次看着看着，我就会把书放下。书中的孤独与绝望，也许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映照。不

管我用多少理性,去控制我的感性,我都知道,感性之河必将在心底流淌。它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而不管这条河如何波澜起伏,我也知道,它仅仅是感性的,必将服从我的意志,服从我的思考。

这是人生。

也是一种命运。

心是孤独的猎手?

抑或孤独是人的宿命。不管是谁?!

我在孤独中成长,并且在孤独中承担责任。

也许很多独生子女都会有我这样的感受。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些事情我们无法选择。我可以任性,但是我必须回报社会与父母。我没有兄弟姐妹,如果我毁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等于毁了一个家。

我必须拥有理性,拥有思考,让我的人生有一种正常的轨迹。因为,它不仅仅是我的,也是父母的,是家庭的。我对此有责。

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羡慕孤儿。

我对漂泊天生渴望又天生反感,我不羡慕旅行者,但我羡慕无家可归的人。

但愿父母看到这几句话不会伤心。我没有抱怨他们。我说的是一种自由,一种真正身心的自由。

我的心朝着自由而去,可我的身体,却朝着大路迈步前行。

情感紀

我走得又快又稳。

我知道我遗失了一部分美好。

可那个部分的美好，亦是人生险恶。

如果没有写作，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

第一次打赌写作，完成了处女作《卡卡的信仰》，第二次打赌，完成了长篇处女作《最爱》。

我热爱冒险，热爱这种感觉。

许多人会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呢？成名成家吗？那和艺术本身的乐趣相比，是多么无聊的事情。进入文学史？我从不奢望。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时代，才能出现一两个这样的人。我太渺小了。我只是喜欢一个动作，一个简单的动作：写作。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写作者，我已经很满足。我喜欢沉迷于书中，借人物的身体、语言、外貌、命运，重建另一种程序、另一种人生。我不辞劳苦地把无变成有，把零变成一。

这是我的美妙之源。

写一本小说，如同一次冒险，如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当初写《最爱》，我把小说中所有文学强调的情节、背景与结构全部去掉了，仅仅依靠两个陷入热恋的男女的激情——身体的、心理的，带着一个故事朝前推动。他们相爱、他们发疯、他们妒忌与背叛……

他们越爱越性、越性越爱……

他们怎么办……

这并非一个有关性与爱的探讨，也不是思考爱的本质。当年我自己都没有答案。相爱之后内心的激荡，以及爱之中的担心、彷徨、忧虑、妒忌、背叛与忠诚，足以把每一个真心相爱的人折磨到疯狂。答案又怎么与此中的惊心动魄相比？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把语言变成一根一根蚕丝，细细地把读者缠绕进去，让大家跟随着乔英伦的脚步不断向前。小说不是一个传统的叙事，次序颠倒，几方叙述，然而它情感充沛，感性之极，令我激动不已。

随后，它出版了。出版之后，它被放在新浪网连载。谁也没有想到，一周之后，它成为当周点击冠军小说。我很惊讶，像这样一个叙事突破传统、不重情节的小说，仅仅依靠两个人相爱的热情，如何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呢？

也许所有的人都要经过那样的恋爱、那样的情爱、那样几乎等同于生与死的炽热，然后，才能明白人生、爱情，或者归于一种真实面对平淡：爱到底是什么？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书中的乔英伦，在墓地中遇到了父亲，父亲告诉她，既然前面的路是黑的，那么怎么选择都是对的！

做人要勇敢！

乔英伦放下了所有的顾虑，决心原谅方骆，再次选择自己的爱情。而方骆，也在小说最后，明白地说出了心

情感紀

声：我爱你、只爱你、只要你！

这两个人对勇敢与忠诚的表达，并不能组成爱情的全部。时值今日，我想爱情也许是这样的：两个人愿意勇敢、愿意忠诚、愿意为爱负责，然后，一起去经历恐惧、经历背叛、经历所有的摇摆与不确定。人生漫长，激情退却之后，才是爱情的开始。

书中的乔英伦与方骆，经历了这么大的激情与痛苦，在今天的我看来，才是真爱的开始。

当五年过后，2009年，《最爱》面临再版的时候，我很想修改这篇小说。我想把那个结局中的寓意，在小说中，用故事的方式展示出来。它有逻辑、有情节、有背景、有一切的解释与合理性。可是，当我写出了几万字之后，我发现，我失败了。

因为爱情没有理由。

一个试图去解释两个人为什么相爱的小说，是根本不合逻辑的。

一个去说教爱情是什么的小说，是空洞无力的。

我陷入了某种绝望！难道我真的老了，无法去动手修改当年青春热血写就的一部小说。还是说，我在理性之路上越走越远，先是三十五万字的《琉璃时代》，继而而是三十二万字的《浮沉》第一部。我已经无法回归感性。还是说，要等到很久很久之后，我才能重新找到我的感性之路。

我把《最爱》的两个版本给了一个编辑朋友。他的回复非常动人：

一部看得懂的小说不一定是好小说，一部看不懂的小说一定不是坏小说。

《最爱》原始稿看不太懂，所以充满了魅力，《最爱》修改稿看起来很清晰，所以缺乏力量。

《最爱》原始稿那种强劲的、赤裸裸的、混乱的、现场的、挣扎的表述对情节的淡薄完全没有伤害，私人化的写作直指人心，《最爱》修改稿逻辑反而成了枷锁，加上逻辑后的冷静，更是可怕。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这部小说的编辑，我一定会请作者修改，但一定不是改成这样，伤害太大太大，大到我们都不能承受之重。

这部作品是纪念，而不是一个简单获利的手段。这部作品感动人的正是它的原始，它的真实，赤裸裸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欲。

我们拿起手术刀，割掉最华丽的面具，那是多么残忍。

我们铁石心肠，看到的只是一个合理的假相，多么无聊。

而原先那锥子般的语言确实是打开我们冰封之心的唯一钥匙。